

孔庭學齋



830996

孔庭學裔弟四

貴筑傳壽彤謨

李子

名綱字伯紀無錫人進士官起居郎徽宗元年汴都

水災綱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謫劍州監

稅七年入爲太常少卿金人渝盟上將東幸詔師勤

王命太子監國綱曰監國常禮也敵人入攻安危呼

吸猶守常禮乎唐肅宗靈武之事建號不出於明皇

後世惜之欽宗元年太上東幸上欲避敵綱曰太上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一

以宗社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

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社官民

所集舍此何之但當整軍馬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

勤王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爵祿崇大臣將用

之有事之日時中雖不知兵撫將士以抗敵乃其職

也時中忿曰李綱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

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綱爲尙書丞宰執猶守避

敵計綱力陳不可且言明皇幸蜀宗社毀於賊手失

在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兵將集奈何輕舉蹈覆

轍乎上顧綱曰朕爲卿留治兵禦賊一委之卿趨朝則乘輿駕矣綱呼禁衛曰守宗社乎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中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孰與爲衛敵兵已逼乘輿未遠健兵疾追何以禦之上乃止傳語曰敢言去者殺無赦禁衛皆呼萬歲綱爲行營使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敵攻城絕壯士下之殺其衆數千金人退乞遣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悅綱曰悅懦弱誤國事金人求金幣千萬計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藩宰相爲質悅唯唯而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二

還綱曰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親藩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議所以可不可者數日大兵肆集彼孤軍深入將速歸與盟則不敢輕中國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諭慰之退則誓書已行涇原秦鳳之師至綱言敵兵號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若扼河津絕饌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俟其力盡精疲然後以一檄取

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途而擊之此勝計也姚平仲不受節制夜斫敵營金使來李邦彥語之曰用兵非朝廷乃李綱也遂黜綱太學生陳東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帝亟召綱充京城守禦使初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令殺敵者賞金人退綱知樞密院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押送戒諸將可擊則擊之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踴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非是急徵還將士氣沮比綱力爭復追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三

而將士解體矣綱迎太上還都賜玉帶金魚象簡曰卿扞宗社有大功調和父子無疑阻當書青史垂萬世名耿南仲讒言於上綱求去上慰留之北寇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許瀚議調防秋之兵或讒其專權時太原圍未解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斥之乞致仕不許及陞辭綱言唐恪聶山姦必誤國行次懷州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

入宗社安危未可知使防秋之師足用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未有一人一騎以副河北河東之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有號召無復應者時方議和詔止綱兵乃相唐恪去許瀚而進聶山等綱聞歎曰事無可爲者矣乞去職乃命代綱以綱主戰議落職安置江甯金兵再至除綱資政大學士行次長沙卽率兵入援未至而汴京失守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顏岐曰李綱爲金所

惡及其未至罷之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所喜綱至上十事一議中國之御四夷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今欲戰不足欲和不可莫若專以守爲策二議車駕宜至京師見宗廟慰都人心度未可居則天下形勢長安爲上三議赦令不可濫及惡逆四議僭逆張邦昌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議汙僞命者如唐肅宗故事六等定罪六議軍政久廢宜一新紀律作士氣七議金人狡獪必復來沿河江淮宜措置守禦八議政本九議久任十議修德兼充御營使入對

曰國有規模而知緩急之序則能成功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司守以奉新政政事已修然後問罪金人所謂規模也至急而當先者河東河北之屏蔽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濟四州餘皆爲朝廷守戴宋甚堅不因時遣使置司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臣恐糧盡力疲金人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若置司使宣諭天子不忍棄兩河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絕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商卷四

五

其從敵之心資其禦敵之力朝廷自無北顧憂矣開封守闕綱言東京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安撫義民百萬屢敗金人請上還汴且能拔識少保岳飛時李綱從幸宗澤留守天下想望中興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二千五百人爲軍並依新法團結呼召按牌以遣又言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請以車制頌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及訪諸路武臣材略者以備用又請募兵馬及出財助軍者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政至終夜不休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

主之職在進君子退小人不在衡石程書因勉上以  
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又言巡  
幸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  
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曰不  
可天下精兵健馬多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  
惟金人乘間內擾將盜賊蜂起後欲還闕不可得已  
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抗拒有寬城平  
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召將士東達江淮可運米  
粟南通荆蜀可取財貨北抵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

蹕乃還汴京策無出於此者上許駐南陽時多讒慝  
之口陰主東南之議李綱罷奉祠東京留守宗澤卒  
上遂南行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政一切廢罷二年除觀文學士知潭州時荆湖江襄  
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綱言荆湖國之上流諸葛謂  
之用武之國當屯重兵使四川號令可通襄漢聲援  
可接乃恢復中原之漸徐俯劉裴劾綱罷奉祠四年  
冬金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  
必虛尙出其不意擣潁昌以臨畿甸上策也駐蹕江

上號召上流之兵順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敵雖衆不敢南渡然後重師進屯要害俟彼遁歸徐議攻討中策也萬一藉親征之名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患不測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曰願上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敵讐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陷沒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強敵猶得潛逃爲可虞謂敵退當遂大舉臣竊不然朝廷以東南爲根本不先自固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七

何以萬全而制敵謂敵退且保一隅臣又不然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防守旣固軍政旣修卽議攻討此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六朝所以保有江左者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近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窺伺今於

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宿重兵分遣偏師進

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敵馬雖多不敢輕  
犯則藩籬之勢盛矣舉天下形勢而言關中爲上以  
東南形勢而言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  
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所當  
先也至於西北之民願爲內應宜給土田予爵賞優  
加撫恤使之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所當先也  
陛下臨御九年憂勤雖至中興之效無聞則羣臣悞  
陛下也近年所用之臣慨然以天下自任者幾人平  
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相顧錯愕奉

身以退天下憂危付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  
國閒暇以和議爲得計治兵爲失策倉卒則退避爲  
愛君進禦爲悞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太  
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真宗亦有  
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安若退避之計可暫不可常往  
自南都退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  
至江浙則淮西東失矣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  
可古者善鄰則有和親仇讐鮮復遣使東晉渡江石  
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金人造覺已

深而我且卑詞厚幣屈體以求之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終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自今已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選於衆以圖任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二曰公選人材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所嫉或中以黯闇或指爲黨與或誣爲大惡或摘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恥於自明雖遭深譴不復自辨端人正士往往閒廢側席有乏材之歎盍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九

少留意而致察焉三曰變革士風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數十年來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指爲姦黨顛倒是非馴致靖康之變若服讒蒐慝中害善良非所以修政也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上詔褒諭除安撫制大使知洪州六年與金齊相持淮泗者半年綱言兩軍相持非出奇無以制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攻之大功可成弗從八年王倫使北還綱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

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  
詔諭此何禮乎以臣料之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  
書欲使屈體聽受必有赦文欲使頒示郡縣必立約  
束欲使奉藩必求歲賂使我坐困必求割地以江爲  
界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臣願勿許深詔  
羣臣講明利害久長之策上曰大臣當如是矣九年  
除荆湖南路安撫使綱辭十年薨年五十八諡忠定  
是年少保岳飛爲姦相秦檜所殺和議興而中原不  
可復矣嗟乎綱負天下之望忠義動遠近宋使至燕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十

山必問綱安否綱真人傑矣哉

夫子剛毅果斷爲世所宗壽形按夫子決大策定  
大計以安社稷如韓忠獻其論列時政崇尚本原  
如陸宣公而境獨迤邐遇亦艱難夫子處之泊如  
也其殆爲仁者歟

張子

名棫字敬夫南宋漢州綿竹人幼學仁義忠孝之實  
長師胡宏聞聖賢親切之旨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  
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奮勵以古聖賢自期爲人表

裏洞然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隨順著敬齋銘與朱子敬齋同義廕授直祕閣時父張浚開府治戎敬夫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奏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存也願益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或息則今日之功可成因循之弊可革湯思退用事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猶主和議勅諸將無得稱兵弑言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了然無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

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何功不濟久之知嚴州奏言先王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感格天人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得中原之地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心求得吾民心者不盡其力不傷其財已矣召  
爲吏部侍郎奏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  
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金實可  
圖臣慮我之不足圖彼也久之出所奏疏讀之曰臣  
竊謂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  
機之日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  
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  
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且治其實而不爲虛  
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淺陋畏怯之人亦奮躍

而爭先孝宗以爲前始所未聞也兼侍講講詩至葛  
覃曰願君無忘稼穡願后無忘織紵在朝末期歲章  
凡六七上曰修身曰務學曰畏天曰恤民曰抑僥倖  
曰屏讒諛出經略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乃簡州  
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卒健者爲効用日習月  
申嚴保伍法諭谿峒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  
帖服進秘閣修撰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  
吏十四人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捕盜得數人北亡奴  
亦在其中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

其曲在我命斬盜以徇於境而縛奴歸金人歎曰  
南朝有人矣病甚猶手疏言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以爲公輔之  
望不竟厥施敬夫學必求諸視聽言動一念是卽上  
帝臨汝一念非卽上帝震怒其敬天如此敬夫曰學  
者潛心聖賢在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  
學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人欲之私而非  
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立志以爲先持敬  
以爲本精察動靜毫釐之間審爲霄壤之判則有以  
用吾力矣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三

夫子之學以立志爲先持敬爲本嚴義利之辨壽  
彤按夫子長師胡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故  
學得所宗

呂子

名祖謙字伯恭開封人少克嗣其家學長得朱子張  
敬夫講說尤精中博學宏詞授國史編修奏對勉孝  
宗留意聖學恢復大業考試禮部得陸子靜咸服其  
知人鑑遷著作郎撰宋文鑑成授直祕閣學以關洛

爲宗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平心養氣靜思明理不立  
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  
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覺平時忿懷渙然冰釋  
朱子曰學如伯恭是能變化氣質將以開物成務既  
卧病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家政可爲後世法諡曰成  
夫子之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壽  
形按夫子嘗曰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  
至者也

陸子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十四

名九淵字子靜撫州人進士擢國子正孝宗朝陳五  
論一讐未復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  
職二致尊德樂道之誠三知人之難四事當馴致而  
不可驟五人主不當輕細事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  
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曰聖同此心心同此理  
曰念慮不正者頃刻知得之即可正念慮之正者頃  
刻失之卽不正有不可以形迹觀者曰耳自聰目自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所闕不待他求在  
乎自立而已或勸註經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光宗初知荆門軍有訴者多所勸釋涉人倫者使自毀其詞以厚風俗嚴保伍法羣盜屏息城荆門民無邊憂罷關吏稽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爲政得躬行之效旱禱必雨雪朱子守南康子靜訪焉與至白鹿洞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聽者至泣下朱子謂切中學者深錮之病至無極而太極相與辨論朱子旣老與子靜書曰邇來日用之功頗覺省力未知相見復有異同否則朱陸之趨一也諡文安

夫子之學從頓悟入自足於己而不求於外壽形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五

按夫子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故曰從頓悟入而不資於外也

蔡子

名沈字仲默少師事朱子朱子欲著書傳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受父師之命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

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  
三而九九疇之數也八八而又八八爲四千九十六  
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  
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備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  
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爲數或反類  
爲象而自然之數以晦至道州父子以義理相怡悅  
及歸以聖賢爲師法隱居九峯或物色之不就

夫子之學一以朱子爲宗壽形按夫子嘗默坐終  
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六

理具備始信聖賢之言爲不欺故聞道最精也

黃子

名榦字直卿福州人師事朱子朱子語人曰直卿志  
堅思苦與之處有益直卿以聞于朱子者質正於呂  
伯恭及張敬夫卒朱子曰吾道益孤所望於女者不  
輕授迪功郎朱子編禮書以喪祭屬其編定以深衣  
及所著書授之聞朱子卒心喪三年辟臨川令歲早  
捕蝗勸糶改知新淦吏民習知善政不令而行通判  
安豐往和州鞫獄如神知漢陽軍歲飢糶客米發常

平以賑制府欲移粟而禁其糴直卿報曰乞罷榦然後行之荒政具舉民大悅所至重庠序先教養知安慶府沿邊多警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乃委官吏寓公士人分主之役民兵五千人閱九十日計人戶產錢役丁夫二萬人役十日而更役暑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減其半榦夙明興計功授事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早禱卽雨金人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七

破諸關獨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仍屹然無虞舒人德之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我者黃父也知和州命赴制府議事請修軍政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皆不用偕李珪往維揚視師請賞功罰罪不從乃辭職入廬山訪友講乾坤於白鹿書院召赴行在授大理丞不受初直卿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及倅安豐武定諸將傾心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甚諸將知其侷儻有謀及知安慶兼制幕長淮軍民翕然相向在位

者慮其直陳邊事擠益力遂歸弟子益衆其學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得朱子之正宗贈朝奉郎諡文肅著經解文集

夫子之學一以朱子爲宗強毅有力足任負荷朱子編禮書喪祭二編獨以屬之病亟且遺以深衣及所著書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陳子

名清字安卿漳州人少讀近思錄朱子來守其鄉遂受業焉凡窮義理必究其源朱子謂其好問十年自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大

陳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宜加下學之功由是所聞皆切近語安卿追思師訓深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曰太極是理體渾淪無端自其沖漠無朕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則其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體萬變疇酢太極之用學從萬事萬物貫成一本又於一本散爲萬殊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而用得矣曰仁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微精粗之間心純天理無一毫人欲爲仁若一處病痛一事缺陷一念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

卽頑痺不仁其學循序性孝友親疾則號泣於天乞  
以身代睦於宗族恬然退守授安溪主簿著四書詳  
講及語錄

夫子之學以敬爲致知力行之地以立志虛心爲  
敬之本壽形按朱子守漳進謁得本原之學十年  
述所得於朱子諭之曰所缺者下學之功耳由是  
服膺師訓無書不讀深得敬義交資之旨

真子

名德秀字景元亦字景希浦城人四歲過目成誦母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九

吳氏守節教以成人中博學宏詞嘉定初爲博士奏  
言無以正心誠意爲僞學遷祕書郎奏言暴風雨雹  
熒惑蝗蝻之異皆賊吏所致乞開公道以抑小人道  
長之漸選良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兼禮部郎奏言  
金亡則上恬下熙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  
此始授起居舍人奏言侂冑擅政十四年始近臣與  
爭論繼臺諫亦附和設有大安危大利害喑默如此  
豈不殆哉願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除弊政兼太常  
少卿奏言臣自揚州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

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請開田疇治溝洫扼險要練  
丁壯收拾豪傑武勇大修墾田之政專一司以領之  
數年積儲充實邊民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  
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史彌遠執政去爲江東運副山  
東盜起朝猶與金通聘奏言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  
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  
可忽在職發廩振旱毀太平州斛劾官之不廉者以  
右文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  
寬其征驟增三十六艘海賊作亂德秀授方略擒之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三

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知隆興府  
猛以濟寬留意軍政通廣鹽於南安弭汀贛鹽寇加  
寶謨待制爲湖南安撫使以廉仁公勤厲其屬以學  
術淵源勉其士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  
易穀九萬五千石分置十二縣社倉惠政畢舉月試  
諸軍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奏言三綱五常扶持宇  
宙之棟榦莫安生民之柱石直學士院侍經筵奏言  
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  
維持此心德秀屢進鯁言史彌遠益憚之乃謀相撼

落職歸修讀書記曰此爲治之門也久知泉州迎者  
滿路百歲老人扶杖出歡聲滿天地德秀恤民困唯  
恐不至察民情唯恐不明政平訟理彌遠死移福州  
戒其屬曰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擒珍海寇福州  
以安召爲戶部尙書著大學衍義以進且曰敬者德  
之聚也授參知政事進資政學士諡文忠其學以省  
察克治存養爲序謂一事有一理心順理以應之則  
事得所心亦不勞擾擾焉以私處之則心累事矣立  
朝十年直聲動朝野惠政治遠邇慨然以斯文自任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三

黨禁以開正學得明真氏之力也

夫子之學以敬爲宗壽彤按夫子嘗曰天下之理  
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持中不敬則  
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  
敬則其隄防也又嘗曰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  
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是又所以敬  
者矣

名了翁字華父邛州人少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  
年十五著韓愈論舉進士第時惡言道學了翁獨策  
及之爲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時韓侂胄用事謀開  
邊以固位徧國憂駭不敢言了翁策曰綱紀不立邊  
備廢弛財用彫耗人才衰弱而道路謂將有北伐之  
舉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在我無可以勝人之實存  
亡係焉不可忽也遷校書郎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  
奉親還里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力辭築室白  
鶴山授徒由是蜀知義理之學久乃知漢州漢最繁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三

劇了翁首蠲積逋二十餘萬以甦其民厚倫止訟改  
知眉州其俗習濇令知吏短長了翁尊禮耆耆簡拔  
俊秀朔望至學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  
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民蒸變治  
行彰聞擢潼川提刑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  
風采肅然奏請錫周茂叔張子厚程伯淳正叔爵謚  
俾學者正其趨從之增陴浚隍賊至知有備不敢逞  
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召對奏言人與天地

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無曠天位并及人材風俗

五事明白曉暢又言強幹弱枝弊宜變通納之兼國  
史編修奏言江淮襄蜀宜分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  
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計遷起居舍  
人奏言宜察時幾以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  
廣益汲汲圖之不愈於坐觀成敗而聽勢之所趨乎  
又言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期於平居有所補益緩急  
有所倚仗理宗朝遷起居郎奏言講學不明風俗浮  
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爲義之勇願  
求碩儒闡正學圖維久安長治之計召對奏言厚倫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三

紀以弭人言權工部尙書史彌遠用事了翁辭以疾  
或誣奏真德秀魏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命靖  
州居住了翁正色立朝三年不入彌遠之門至靖州  
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而來著九經要義百卷得  
先儒所未發復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了  
翁葺城樓櫓雉堞增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  
校蠲宿負復社倉創義阡立養院數月百廢具修理  
宗親政進華文閣賜金帶了翁應詔奏論十弊乞修  
舊典以彰新化從之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乞明

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授吏部尚書乞寬民力儲闈才還朝六閱月二十餘奏盡當時急務也加端明學士僉樞密院事督視京湖江淮軍馬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封臨邛郡開國侯開幕江州申做將帥調遣援師黜退懦之將褒忠勇之臣奏邊防十事僅二旬而還以疾致仕贈太師秦國公諡文靖又著周易集義易舉隅

夫子之學深密明粹嘗謂學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類志求仁入德皆本諸此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十四

何子

名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師縣令黃直卿直卿曰必有真實之心刻苦之功而後可子恭悚惕受命於是聞淵源之說微辭奧義必平心易氣以俟其通語學者曰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宜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讀易宜潔靜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而後漸觀爻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約多此類也王柏從受業焉高明經識質難問疑子恭終不更舊說以俟其定曰治經

宜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者謹之又謹可也著文集三十卷多與王柏辨論郡守欲薦於朝辭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不受諡文定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夫子事黃子榦告以爲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功夫夫子受命隨事研精卒得淵源之懿壽彤按夫王子子淳因篤實源出於朱子而有漢儒之風精義新意迭出靡窮其言有曰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三

服行死而後已

是夫子所宗也

王子

名柏字會之與子恭同里少慕諸葛亮爲人長知家學原於朱子呂伯恭乃勇於求道從子恭學得立志居敬之旨友於兄弟睦於宗族謂大學致知格物章未亡還知止章於聽訟章之上謂中庸古爲二篇誠明章乃下篇之綱也諡文憲著春秋發揮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疑詩說讀春秋

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

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文  
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旨要天文  
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  
世數江右淵源文集間學書

夫子事何子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而並作魯齋  
箴以勉之壽彤按夫子未事何子前自號長嘯一  
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怵然曰長嘯非聖門  
持敬之道也改字魯齋故卒得朱子之傳

文子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四

三

名天祥字宋瑞廬陵人弱冠廷對萬言法天不息理  
宗擢進士第一王應麟曰是文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臣敢爲得人賀授承事郎元兵渡江請殺議遷  
者奏四事一簡文法以立事二設方鎮以建守三就  
團結以抽兵四破資格以用人進江西提刑度宗命  
直學士院賈似道用事制書必先呈似道天祥獨否  
遂歸闕文山得山水之樂久之起湖南提刑平邵永  
巨寇見退相江萬里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  
事恐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公平居一年而難作萬里

不辱死天祥爲之隕涕改知贛州德祐元年詔兵勤  
王天祥發諸郡兵士及谿峒蠻二萬人相陳宜中遲  
之數月乃使入衛天祥深自貶損以家資爲軍費勉  
賓佐忠義詔權工部尚書留不遣命呂師孟爲兵部  
尚書欲藉以求好師孟自恣天祥曰朝廷姑息多剛  
斷少乞斬師孟以作士氣常州急授端明學士至平  
江受宜中節制遣兵三千與元戰殺無算生者四人  
無一降宜中屯兵不爲援元破常州攻獨松關宜中  
移其兵使守餘杭三日宜中乃棄平江天祥請建藩

於閩廣從之張世傑宿重兵天祥請京師義士二十  
萬與內外軍數萬背城一戰借以爲守不許請以藩  
臣判臨安身爲少尹以輔之急則密移三宮臣當以  
死衛社稷不許元兵至皋亭去臨安三十里宜中世  
傑皆遁詔天祥至元軍謂伯顏曰全師而還結爲與  
國上也宋爲正統若毀其宗社淮浙閩廣聞風振動  
未可定也伯顏以危言折之天祥曰吾宋狀元宰相  
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鼎鑊非所懼也  
留之軍中相賈餘慶以幼主降天祥斥之爲鬻國臣

遂行至鎮江駕小舟往江北說諸將拒元歸路而江  
北久不聞宋消息拒而出之元又追之至通州航海  
歸立端宗於福安宜中世傑皆相命天祥復諸州郡  
元師追之廬陵大石塞其隘追莫能及景炎三年進  
惠州沿海訪問行都五月祥興立於厓山入授少保  
信國公屯化州海島上盜引元兵追及之見張宏範  
不辱勸招世傑峻拒之曰己不能救父母乃使人叛  
父母乎明年君曷落於海天祥餓八日不死在燕獄  
三年不啜官粟和伯夷采薇歌集杜甫詩二百章以  
澹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四

天

志宋事

夫子臨終作正氣詞且曰孟子浩然之氣乾坤之  
正氣也南向再拜乃死遺書於衣帶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嗚呼可以知所宗矣

孔庭學裔第五

貴筑傅壽彤撰

陳子

名濬字可大元時都昌人少習朱子禮書及諸禮說又博極羣書元初隱居不仕號北山叟

夫子潛心禮學以鄭康成註禮記專事考據更爲集說多引程朱之言爲雲莊禮記集說與衛湜集說並傳

趙子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五

一

名復字仁甫德安人德安常拒戰民無孑遺元詔軍中求儒凡儒生被俘者脫之仁甫在其中留宿帳中遜欲自沈於水姚樞追及之勸以徒死無益隨吾而北保無他慮強之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從遊者百餘人元世祖在潛邸召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否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也元世祖悅樞知仁甫嗜學建太極書院於燕立周茂叔祠以程伯淳正叔張子厚楊中立朱子游酢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仁甫以

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作傳道圖而以其書列於後又取伊尹顏子言行作希賢錄仁甫爲人樂易而性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家江漢上著春秋通旨伊洛發揮北方知程朱之學自仁甫始

夫子嗜周程張朱之學壽彤按夫子告元好問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可以知所宗矣

金子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二

名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本爲劉氏宋初避吳越王錢鏐嫌名更金氏幼敏悟長爲濂洛之學從王柏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榦榦承朱子之傳宋末絕意進取襄樊之師宋人坐視不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則襄樊之圍可解宋不能用授官辭隱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視世故泊如也獨處儼然而與人盜然以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本尙書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接於通鑑之前勒爲書

二十卷命名曰通鑑前編更著尙書表註大學章句

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

夫子之學事王子柏聞立志端本之說故平居終日儼然接物則盎然而澤

許子

名謙字益之婺州蘭溪人少孤母陶氏日授孝經論語入耳不忘長立程自課受業金氏之門吉父日子見吾三日而猶夫昔也豈吾之學未足感發子耶益之惕然吉父謂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分殊理無不一所難分殊耳益之致辨於分之殊而要歸於理之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一數年盡得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其言曰學以聖人爲準必得聖人之心乃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辭約意廣讀者得其粗不能悉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而未離其範圍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繼則不能無疑久若有得覺其意不與己異愈久而得愈深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要領者何限其可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度數補

先儒所未備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觀史著治忽幾

微依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迄宋元祐九年  
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  
竊自附於春秋之義更著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  
之其不可書者不爲也嘗句讀九經儀禮於其大綱  
要領錯簡衍文別而白之同郡吳師道購得呂謙所  
校勘儀禮視益之所定不同者十有三而已元仁宗  
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遠來教以開明心術  
變化氣質曰己之所知人亦知之豈不快心或問不  
能達其辭爲言所欲而解其惑討論貫講終日不倦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四

及門千餘人隨其材質皆有所得不膠於古不流於  
俗不出里閭四十年賢士大夫過必存問訪其典禮  
政事觀其會通而折中焉舉茂才異等舉遺逸皆莫  
能致獨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身安危爲斯道隆替  
朱子之學益彰諡文懿號白雲

夫子事金子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  
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由是  
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又嘗曰吾非大過人惟無

間斷耳是以窮理居敬爲宗也

許子

名衡字仲平懷州人幼端恪受書能問旨義長嗜學見書疏義手錄歸避難岨峽山得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當暑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皆食之仲平不食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衛人知其有德多從之游隱居大名自號魯齋及得趙仁甫之傳益大有得先以小學開導謂小學四書當敬信如神明移家蘇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五

門山與姚樞竇默講習以斯道爲己任歌誦如出金石元世祖出秦中召授京兆提學時秦新脫難欲學無師至爲郡縣設學校南征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遠送至潼川世祖卽位時相以言利進衡奏治亂休戚以義爲本授國子祭酒復召議中書省衡言時務六事一曰立國規模在得天下心愛與公而已二曰中書握要在用人立法進君子遠小人而已三曰爲君難天以至難任之君也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在修德用賢愛民而已四曰農桑學校稷

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厚民心在承天道之實而已五曰慎微喜怒在使人必信而已又言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之人有定數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前史可考然必重風憲任廉能使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以疾歸復召議朝儀儀成咸悅詔定官制衡考古今分兼統屬之序省部院臺郡縣及后妃儲藩百司所屬爲圖授左丞奏權臣蠹政以疾請解機務命舉官自代衡奏曰汎論其賢則可若授以位則臣不可有市恩之漸開太學授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擇蒙古弟子教之衡喜曰太璞未雕視聽專一置之善類涵養數年必爲國用召弟子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皆幼衡待如成人愛如子弟出入進退嚴尊卑之分其爲教也因其所明開其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長者習禮或習書數少者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投壺負者罰讀諸生尊師樂道人自得童子亦知綱常生人之道復還懷州召領太史衡以冬至爲歲之本求本在於驗氣與郭守敬新製儀象圭表五年而成諡文正學者數千里來會葬

平生與童子語煦煦然如恐傷之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與遊異端聞之感悔

夫子之學事姚樞以小學入手嘗以明道爲己任常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由是言之道豈在綱常外耶

吳子

名澄字幼清江西崇仁人三歲受詩成誦五歲日記千餘言母節膏火俟母寢復讀不懈長用力聖學元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七

世祖時隱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次易詩書春秋修正大小戴記皆自爲序詔江南使者求賢徵至燕以母老辭命卽其家錄著書列太學講論洪都問答數千言授江西提學武宗時爲國子丞初許仲平爲祭酒以小學授弟子久失其舊澄夙舉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燕居執經問難者至深夜不易寒暑仁宗初遷司業用程伯氏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子學校私議約爲四教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

治事辭職有從之南者進學士疾歸英宗時徵爲翰

林初開經筵澄爲講官修英宗實錄成辭歸四方來學且千人誨之無倦色以斯文爲任告學者曰朱子道問學之功深序九淵語錄曰道在天地今古如一返身卽是不待外求教人以此至簡至易諡文正號草廬

壽彤按夫子著有學基一篇以明德性之當尊學統一篇以明問學之當道又嘗講良貴章以爲欲者用心向外思者用心向內是嚴義利之辨以爲爲己之學也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八

薛子

名瑄字德溫明時山西河津人幼穎悟日記千言從師爲性理之學師曰聖門有人矣讀宋四氏書喟然歎曰此道學正脈也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有一不合則不能寐舉鄉試第一登進士第擢御史時相三楊氏欲見之辭曰職在糾劾不敢見也識之於朝謂曰薛子見且不可况屈乎命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日研性理潛思有得夙夜不倦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朱子學規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

文藝諳切誨誘隨其器而成之皆呼薛夫子奄宦王  
振專遷大理少卿欲使往見乃餽問薛卿安在或使  
往瑄正色曰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室乎振會議  
東閣不拜憾焉又辨寃獄爲所忌誣以罪下獄議大  
辟瑄怡然曰辨寃獲咎死無愧日玩易不輟曰吾道  
固然振有老僕哭厨下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  
也振心動得解戍邊久之歸聖詩謂鐵漢居六年弟  
子彌衆授南京大理卿宦守餽辭曰此朝禮不敢受  
王文決蘇松饑民獄論死連數百家瑄抗章力辨衆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九

得免初王文爲振爪牙至是聞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英宗復位授禮部侍郎入內閣或曰先生道其行乎  
瑄慙然曰外臣遽進誠意未孚一日召見御燕服瑄  
凝立不入易法服乃入陳誠意正心之學剴切稱意  
左右亦太息有邀迎復之賞者瑄曰凡事取必於智  
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道也序會試錄首言正學養  
性或請易之曰吾學惟此廷議徵獅西域持不可弗  
納遂引疾在閣五月而歸舟行乏糧子澹愠見德温  
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八年當國以書問不答曰司

馬溫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退居之道也終日圖書箴規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底於精微爲學務躬行不務論說曰聖學言語皆在身心拳拳然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曰念念在仁義禮智性情正則妄念自消思慮惟天理矣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無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門人編其語爲讀書錄贈禮部尙書諡文清號敬軒

壽形按夫子之學一本程朱程朱之外惟許衡誠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十

實仰慕之其脩己教人以復性爲主

胡子

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性淳行篤絕意仕進以敬銘齋其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著居業錄以修辭立誠爲主曰與吾道相似而實相背者莫如禪學之害後之不善學者屏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而自靜曰卑

者溺功利高者鶩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  
在功用間斷著進學箴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力行  
旣久全體皆仁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藩請講易傳  
以賓禮侍閭修自守布衣終身薛氏之後一人而已  
謂忠信篤敬是聖門第一功用久則自仁曰端莊整  
肅嚴威儼恪敬之初也提撕警振敬之繼也主一無  
適湛然純一敬之久也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  
也諡文敬

夫子之學以主忠信爲先求放心爲要操而弗失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十一

得力於敬嘗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  
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  
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又曰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  
敬也敬兼內外貌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  
也因以敬名齋

陳子

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鄉試事節母能孝母有念  
卽心動歸日讀書不輟築室靜處數年無戶外跡遊

大學有真儒之望及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召試吏部  
乞養親不赴授翰林院檢討屢薦不赴其學主靜卒  
諡文恭

夫子之學以靜爲主其言曰吾始學聖賢書無所  
不講未知所入之方比歸白沙求之卒未有得於  
是舍繁求約靜觀旣久乃見吾心之體隱然流露  
日用應酬隨吾所欲灑然獨得有鳶飛魚躍之樂  
蓋屏除理障如馬之去勒云故李先生曰白沙之  
學舍繁求約專務於心而不求於外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王子

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天資穎敏年十五訪客居庸

山海關縱觀山川形勢二十學大進嫻韜略進士授

刑部主事朝議急西北邊陳八事調兵部正德朝奄

宦劉瑾誣治御史十餘人守仁疏觸瑾怒謫龍場驛

丞其地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

爲屋棲之瑾誅知盧陵縣入覲屢擢至都御史巡撫

南贛時南中盜起守仁知左右多其耳目呼老黠吏

詰之吏戰慄不敢隱因貰其罪使誦賊動靜無弗知

乃會閩粵之兵討賊於大冒山親率銳卒屯上杭佯  
退師出不意搗破四十餘寨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  
請給旗牌權宜從事制兵二十五人爲伍有小甲二  
伍爲隊有總甲四甲爲哨有長協哨二人佐之二哨  
爲營有官參謀二人佐之三營爲陣有偏將二陣爲  
軍有副將臨事委之副將以下遞相罰治師駐南康  
討橫水左溪去橫水三十里先四百人伏其左右進  
軍偪之盜猶迎戰兩山舉幟乃大驚敗走左溪亦破  
凡破巢八十有四餘盜聚九連山橫數百里高不可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攻乃簡壯士七百人易衣而上內外合擊盡擒無遺  
置平和縣戍之予世襲錦衣千戶南昌國宸濠叛守  
仁傳檄暴其罪俾守令率將士勤王集衆議曰彼若  
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謀撓之少遲數日  
無患矣宸濠弗果進十餘日訶知中外兵不至出大  
江薄安慶守仁聞其精銳悉出城中無備曰今九江  
南康已爲宸濠所有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  
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我軍新集氣  
銳攻必破彼聞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

衆曰善三十五日而平時下令親征命許泰及奄宦  
張忠帥師至欲縱宸濠於湖中親得之守仁不可則  
先自獻俘聞巡撫江西命而還忠泰至無所得縱兵  
嫚罵守仁撫之愈厚兵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  
泰問藩府富厚甲天下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  
盡輸燕中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氣懾又輕守  
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衆譁呼忠泰氣沮還  
誣以必反若召必不至守仁聞召馳行在沮不見見  
夕入九華山武宗覘知之曰王守仁乃學道者命還

危疑之際神智益充世宗授南京兵部尙書進光祿  
大夫新建伯以喪歸復授巡撫招撫思田八寨盡平  
引疾卒贈侯諡文成初築室於陽明泛濫百家之學  
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獨見格物  
致知當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其教主良知曰靜養  
必知克己斯靜亦定動亦定曰省察克治思循天理  
曰心無貨色名利如無穿窬以存心之本真則寂然  
不動卽未發之中感而遂通卽已發之和曰孟子謂  
人有良知一念所及是知爲是非知爲非心本自明

意不可欺行之以誠存善去惡快足何似此謂致知  
格物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  
獨不以動其心且以爲切磋砥礪之資故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

夫子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壽彤按人外無道心外  
無理天下無良知以外之事第從格物致知中致  
之乃無弊耳夫子功業赫然彪炳然亦豈在良知  
外耶又豈入定老僧所能爲耶

蔡子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五

名清字介夫晉江人少學易得其要領進士官稽勳  
主事王恕長吏部訪以時事上二札一振紀綱一薦  
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改南京文選郎中乞歸養親講  
學授徒正德初起江西提學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  
先朝次謁文廟清不可令諸生以朝服賀清曰非禮  
也求復護衛清有後言誣以詆毀遂乞休其學主靜  
飭躬砥行貧而樂施鄉黨賴焉善治易著易蒙引四  
書蒙引號虛齋

夫子之學以虛爲宗壽彤按夫子嘗言人心本是

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功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因以虛名齋

羅子

名欽順字允升泰和人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實行教士乞歸養親觸劉瑾怒奪職瑾誅遷吏部侍郎世宗命攝尙書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大禮議興請慎禮以全孝出爲南京吏部尙書乞歸省親時議禮得倖者屏逐正人欽順恥同列居二十有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六

餘年潛心格物致知之學初王伯安以心學立教士多從之允升與之書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惟當返觀內省則正心誠意亦無不盡何入門之際必加格致之功伯安報書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學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允升復書未達而伯安卒其學窮理盡心知性力排禪學曰彼之明心見性與吾儒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彼之所

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明心之學渾於禪學道之

不明由此爲之深憂著困知記本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修道爲教以示後學贈太子太保諡文莊號整庵夫子之學以窮理存心知性爲宗壽形按二者乃一貫事而所謂知性者又見於窮理存心中而所謂知性存心者又無不寓於窮理中故夫子致姚江書曰如曰學不資於外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功夫哉

呂子

名坤字叔簡河南人性厚重讀書不用訓詁必思得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七

而後已讀性理書有會於心存夜氣拓良心躬行自省進士知襄垣縣鄰境清濁二漳河潰漂田廬無算坤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設學田與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橫政聲如襄初襄有土豪嚴治之及去追送之曰蒙公創誨今悔愧無及矣授吏部主事新部郎多緘默卑伏坤侃侃無所畏避出爲山東參政時荒旱議平糶緩征全活者衆創冬生院以恤無告者發奸摘伏盡除民妄擢山西巡撫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

大吏始事皆自責任絕餽遺杜賫緣嚴邊防養將材  
募勇略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延袤  
千里經理盡然朝廷倚之擢僉都御史遷刑部侍郎  
凡事必立一說屹然不少動上天下安危疏謂自古  
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二曰無行之民三曰  
邪說之民四曰不軌之民亟宜罷營繕嚴防禦收人  
心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除苛政以收畿甸四方之  
心誅姦讒以收宗藩勳戚之心平法律以收士大夫  
之心字高麗以收屬國之心重典守以收輪解之心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五

六

慎疑怒以收宮人左右之心無患貧無斂怨則人心  
自悅天意自回不聽遂乞休叔簡剛介峭直留意正  
學居家講學皆平正通達之言弟子負笈不遠千里  
從之游吏部尙書孫丕揚薦曰臣以八十老臣保坤  
冀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失舉之罪章二十餘上卒  
不用福藩封河南賜田四百萬畝坤在籍上書曰開  
國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不及百萬畝今河南封藩  
八國若皆取盈四百萬畝兩河去其半矣移書執政  
得減封贈刑部尙書著家禮翼家禮疑去偽齋集聞

範實政錄交泰韻諸書叔簡曰讀書可以寡過曰相  
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是千古嚴刑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  
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  
定其心應天下之變曰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  
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  
在震驚時曰處天下事宜安詳兵貴神速亦不外乎  
安詳非遲緩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曰  
六經簡易明切自後人聚訟而道分深文而道晦拘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九

泥而道隘遂失其傳六經者天地萬物之書天地萬  
物者六經之事也而總寄諸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  
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  
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曰聖人立世教而約以  
禮法所以維持世教之善也存亡死生於是乎係近  
有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念不及  
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憂勤拾禪學餘唾決  
禮法隄防宜自經史儒書外諸奇僻高遠窈冥支誕  
之書盡滅其說著道脈圖表著呻吟語湯斌曰余居

近先生見其邑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燕享豐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易者婦子至今猶稱呂夫子也實政錄所載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具有成規周詳通變無繁瑣難行之患斌潼虔之政實以先生爲師呻吟語中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至切讀之如冷水澆背真體用兼備之儒也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有常度居官清白世其家先生之學真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余每過其邑必瞻拜其祠徘徊流連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五

三

不能去云號新吾

夫子剛介峭直留意正學以誠敬爲主以憂勤惕厲爲功夫其才宏毅其言醇實洵體用兼備之儒

中也

劉子

名宗周字起東山陰人遺腹子幼育外家祖老母章氏苦節事之宗周成進士乞養大父母七年乃補行人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較然不

欺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  
宣不可黨人大譁告歸天啟元年授儀制主事奏魏  
忠賢逐罰諫臣皆出中旨生殺予奪制國大命今方  
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闇豎乎請錄有罪錄清議以作  
仗節徇義之氣不聽遷太僕少卿引疾歸起右通政  
忠賢削其籍崇禎元年召爲順天府尹疏言求治之  
心操之太急則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  
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誠能建中立極默  
正此心使心之所發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商卷五

三

正萬民自朝廷至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則躋於堯  
舜矣莊烈知其忠而不能用于未幾被兵不視朝宗周  
叩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明示固  
守外無他計俯伏至暮得詔乃退米價增貴請罷九  
門稅區處貧民爲鬻養老疾嚴行保甲人心稍安政  
令一新挫豪尤力居一載病歸都人送之爲罷市久  
之召入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對曰求治太急用  
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  
肯盡職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

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乃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寬有司遂民生授工部侍郎痛惜時艱疏言近侍爲耳目而士大夫輕叅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賊愈逋嚴刑重斂交困而盜日起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益驕將懦兵驕朝廷之令窮矣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敬天率祖簡要出政令寬大養人材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心遣發內帑巡行郡國廣爲招撫赦其流亡陳師險隘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殲厥渠魁猶可不戮一民而天下定奚事於觀兵哉莊烈嘉其清直不能用告歸聞被兵還請用君子去小人觸怒爲民十四年以宗周清正敢言授吏部侍郎進言建治要需治化必端聖學擢都御史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對士大夫而後百僚則之大法小廉紀綱整肅職掌於是乎在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詔卿力行以副予望請旌忠勇戮誤國臣及防備之

策不用言官下獄廷諍斥歸二年而明亡福藩召之  
不能用而歸南都亡潞藩降以餓終其家爲人樂道  
安貧學在慎獨曰動中求靜真靜之體靜中求動真  
動之用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  
天著人譜人之視聽言動無不立譜日省其不合於  
譜者號念臺諡忠介

夫子之學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慎獨壽形按夫  
子嘗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敬則  
誠誠則天矣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黃子

名道周字幼平漳浦人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故  
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以喪歸崇禎初進中允疏救  
退相錢龍錫龍錫得減罪上言賢才不遽得小人不  
易絕比見諸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廷者以督  
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  
以爲迂昧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兵逃於久頓而  
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以察  
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時宜於此反甲

商以歸王道捐苛細以崇惇大矣復言三十年釀門  
戶之禍又取縉紳稍有識者舉網投阱緩急安得一  
士用乎利祿豢士所豢皆嗜利之臣筆楚驅人就驅  
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其知之矣知爲小  
人又以小人矯之小人之欲益張知爲君子更以小  
人參之君子之功不立詔斥爲民九年薦復官言中  
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視聽係於上上急  
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鍬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  
則下喜誣陷掌司經局奏言品行高卓不如劉宗周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五

書

文章意氣不如鄭鄮時鄮以不孝聞道周風節高天  
下巖凝方剛不諧流俗公卿畏忌之乃藉不如鄭語  
爲口實乞休不許陳時弊皆不用楊嗣昌誣以朋黨  
貶江西按察照磨巡撫解學龍薦之同繫獄戍廣西  
踰年嗣昌殂莊烈知其學無不通清苦極孝復官疏  
謝稱學龍賢召對泣曰臣不自意復見天顏以疾歸  
及明亡福藩召之不能用南都亡見唐藩於衢州得  
江西九千人進至婺源力竭身殉幕下士多從之其

學貫古今通天人所至學者雲集銅山有石室自幼

坐卧其中精天文數學皇極諸書著易象正三易洞  
璣太函經後其家得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其精於易  
者與號石齋諡忠端

壽彤按夫子以義成仁深究孝經之旨其對懷宗  
有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可以  
知所宗矣

孫子

名奇逢字啟泰河南輝縣人講學蘇門山屢徵不仕  
時謂孫徵君初直隸容城人也以聖學自砥礪隨時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五

隨地體驗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  
無所避就弱冠失怙恃壹依古禮率兄弟廬墓六年  
明天啟時魏忠賢毒虐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  
皆以清風大節爲閹宦所不容誣以賊榜追之三君  
子之交遊皆搖手鍵戶噤不敢聲獨啟泰忠義所激  
奔走謀畫若不顧身人皆危之而能免於禍海內呼  
爲烈士語閭閻心氣和平誠至而物無所忤閹黨介  
所知餽名馬不受時薦啟泰可大用不赴崇禎九年  
兵薄容城啟泰率族黨入城鄰邑相依數百家有司

紳士分城而守啟泰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寇  
突來啟泰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存所司  
上其事明莊烈欲優秩擢用南都守臣亦以軍務馳  
聘辭不赴時烽烟四舉城堡殘破啟泰入易州山中  
門人族黨相依者衆啟泰飭戎器練鄉兵勵人心儲  
糗備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隱然有太平揖讓之  
風

國初奇逢以瘍不起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弟  
躬耕自給弟子益進湯斌從受業焉學不立崖岸能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美

通畛域樂近人不繩人難行之事以正心誠意爲歸  
見者服其誠信聽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自公  
卿大夫及田氓野老咸就相質披衷相告弗吝也天  
性孝友觸手澤卽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  
故舊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成人之美完  
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愈篤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  
尙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答問孝友家規年  
九十有二五世同堂繞膝者三十餘人號鍾元居夏

峯

夫子之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壽形按夫子嘗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爲千聖眞脈非語言文章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己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戰兢兢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

湯子

名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八歲聽講小學退乃習儀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節徵實行年十六就傳郭外益自刻苦明時流寇陷州城母鄭氏罵賊殉節孔伯痛澈心骨隨父避亂三衢山夜半讀書忽有所觸悲聲振林谷已而復讀山中人哀之順治九年進士授檢討與修明史定抗節死事者不書畔授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時征滇蜀地當孔道征調旁午與帥相約資糧屢供如部符不得稍溢帥肅隊帖然民不擾又嚴保甲法贛州爲四省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斌爲江西參政分守嶺北設計禽獲乞歸養親昕夕色養益沈

酣性命之學受業於孫徵君學益進居二十年踐履篤實涵養純粹陸稼書以孔伯不斥陽明致書辨學術旣得孔伯復書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辨意潛庵是孟子反經意康熙九年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侍講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兼直講沈思積誠推陳切摯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蘇正己率屬問民疾苦禁侈靡興教化宜民者行之不便民者罷之見僚屬必反復詰誠語以持身行政忠國愛民之方數月効不奉令者由是吏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裔卷五

天

治肅清月吉讀法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一變吳多淫祠斌取而毀之重農事以興本業復社學以訓子弟表揚名宦以風勵來者推誠感動不尙具文又乞嚴禁各省淫祠以杜蠱惑撫吳三年食惟蔬菜專務德化授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民送者十餘萬攀轅泣留者千里不絕也在職盡心不撓不隱終工部尙書著文集五卷章疏二十卷明史稿二十卷洛學編二卷語錄一卷祭葬如例爲人器資凝厚品行端醇深體六經之蘊克持一介之操砥礪名節

廉潔剛方其言曰學者讀書不務躬行專爲先儒辨其同異不思先儒言皆用力體驗無虛妄也遺書不爲異同攻擊直探濂洛關閩之奧窮理必精居敬必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號潛菴諡文正

夫子之學以隨事體認天理爲宗壽彤按夫子嘗語姚岳生曰鳶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喫緊爲人處祇是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箇空閒容我疎放然却隨處自有箇恰好道理一切將迎期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五

必俱用不著工夫祇在勿忘勿助之間然所以體認之法壽彤以爲在格物以期無虧此心本體而已

陸子

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唐儒陸氏贄之裔端重簡默聰穎過人幼讀經史尚口成誦長勵聖賢之學專意洛閩諸書默勘四書大全一折中於朱子每一句讀必反復玩味俟其貫通家貧館於嘉善李氏曰館穀不可使加使我有以謝舊館人也其嚴取與明

去就如此康熙庚戌進士歸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擇其精華至援儒入禪之說亦盡抉其瑕疵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知嘉定縣海濱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富者武斷貧者健訟邑又夙有饒沃名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爲姦利地不產米漕糧舊任之他邑代輸折色金亦倍他邑積逋萬計隴其歎曰民不輸賦貧也風俗爲之也治在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賈汪氏交結長吏適其僕恃賈犯法乃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幸

大恐隴其曰人無不可自新汪氏自新未晚也市多惡少民苦之責而械諸門勸諭之視其悔則釋不踰月其黨遂散有告其子不孝者隴其泣曰吾德薄不能化女故至此委曲曉譬媿媿踰時父子泣歸有訟其兄盜者隴其怒曰是可以爲盜乎知其婦家所使乃呼其弟曰彼兄也聽人言以爲盜不悌也責之更呼其兄曰女爲長貸弟弟不可而徑取之陷弟於不悌是不友也亦責之咸服而退俗素澆漓自是聽訟必推原律意不爲重輕孝弟忠信之言不絕於耳和

平惻怛至情相感使人心悅服有恥且格踰年訟遂  
簡胥役千數咸自去惟輪解用役絕不令至民間卽  
不獲已戒其需索役服其潔已也恪守其戒民信其  
愛人也先期而赴地雖廣如臂使指故多役爲無用  
而相率自化俗故侈靡以疏布爲恥游惰者多於四  
民用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隴其懇切教戒且以身  
先俗乃漸知禮法賤惰游嗇衣食急賦稅催科不迫  
督而自納矣前此催科者日鞭朴民貧無可納遇期  
償杖錢又數倍乃立甘限法納者自約其期與數及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期得數之半皆得宥納者畢至于吏議去職民皆結  
綵餽送且涕泗霑臆遠鄉設虛位旌旗鼓吹迎歸曰  
奉吾陸公舉博學鴻詞居喪不試舉清廉復知靈壽  
邑於真定最爲磽瘠易患水旱多徭役俗强悍善鬪  
少訟而輕生隴其曰貧不知義也民有疾苦有司莫  
以告可乎乃告守牧非大恤民不可減其徭役邑北  
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前雖兩蠲其  
征後以隱地干吏議由是倚山瀕河之地相戒不墾  
隴其曰地雖瘠壤可獲升斗爲餬口計爾民慮播種

後卽起科所入不足以納賦利有限而害無窮不知必不與爾民爭此微利於是漸有耕者前編丁以溢額爲功逃亡死絕者不除五年一編審必增隴其審丁少額具聞守牧曰如此則逃亡可復而攤賠弊除巡撫咨訪利弊隴其陳數事一緩征自古稅斂必俟秋成轉移而民力紓荒地稽查太嚴民畏不耕有司以熟補荒其荒糧卽與除免已墾成熟者寬至十年起科民踴躍於墾矣一興水利古人溝洫因時修治不煩費而功易成今久湮塞之河疏之勢難然議蠲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賑所費不貲何如求水利於未荒之前隄防疏通分年舉行比蠲賑必減百倍一積穀富饒之邑猶可勸輸如靈壽者其誰能應荒地可開者募墾河淤地非額內者留吏員應納銀者入穀牙帖雜稅新增者與編審人丁溢額者許留積穀推廣行之庶罷敝之邑有以備災至於出陳易新勿因不肖之侵欺而動掣賢者之肘總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持大體去煩文錢穀毫忽之差卽更正無駁詰刑名明白顯易之事卽清結無提解多一駁詰卽多一需索多

一提解卽多一拖累吏胥所喜小民所苦也歲饑蠲  
壽積穀二百石有奇饑者乃二萬四千人奉撥賑金  
三千隴其躬爲部署馳驅山谷夜以繼日九卿舉清  
廉官七人一靈壽縣知縣陸隴其也行取御史去之  
日送者數萬人在御史職以勤恤民隱澄敘官方爲  
言歸居泖口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布衣蔬食泰如也  
有就正者必晰精微館席氏貌腴色晬涵養中和將  
任明道之責成開來之功惜乎其未竟也在靈壽五  
日至學講四子書誼諳於義理邪正之辨孝謹敦和

澹勤室全集

孔庭學齋卷五

三

忠愛之誠有不容已著松陽講義語錄文集晉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

夫子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  
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  
聞空善惡其不入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  
猖狂恣睢者鮮矣教人必遵小學近思錄讀書必  
依程端禮分年日程於陽儒陰釋之學闢之甚力

